

試筆 瀟語

(雪香)

竹影搖窗。茶烟細。半小窗中。位置一花。一雁。一香。一窗。一筆。一墨。一紙。則胸襟開豁。詩情盡意。油然而生。可以破睡而清酒。許君汝女。既深妙小詞。有一濕透襟痕。蝶酒綠。動搖影。影風。燈紅。二句。頗為清麗可愛。...



下為國立北京師範大學兒童研究會歡迎資助會員紀念合影。前排坐者。自右向左。(一)師大校長張貽惠。(二)師大教授傅綱。(三)教育館普通司長陳寶泉。(四)香山慈幼院長陳希節。(五)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會長朱其慧。(即傅綱夫人)。(六)北京大學附小主任孫世慶。(七)師大教授趙德備。(八)師大教育系主任張耀輝。該會於去年十一月成立。頗為國內外教育界所稱許。現資助會員。已有三十餘人。後立者。均該會會員。右上方之圖為該會主任幹事傅綱與國語界先賢黎邵西拜之父子德四合影。



北上海中望五福亭



顧石臣君贈

吳光新喝馬泉水

(發生)

民九直皖戰役。吳光新以段之內親。擁有三師兵力。謀在鄂逐王占元。乃親自渡江。設宴於某會館。請王赴宴。欲謀分制之。事機不密。反為王所拘。初留軍署花園。以焦急為分。形類癡狂。王憐之。移吳住軍署東花園。飲食供給。稱其為感。吳終不安。每夜必先令人背之。方始下榻。署中人言。呼為麻瘋將軍。誠其願小也。一日。菜中有高樞米一物。吳不為其名。既食而疑之。頓覺四肢不適。痛楚流涕。謂己無益。欲排開人見其。稱其謂之曰。既已中毒。見督亦無益。吳終莫知以善除。吳心中頗疑之。斥神府出。請將酒器取出。給吳不可食。心生一計。乃以肥皂水兩大碗。潑服之。大吐不已。不疑與中。為延醫診治。吳拒之。後得其情。合署屏傳為笑柄。



右為顧石臣君子女。為舟北海中攝。

本報報價

本報零售每份大洋三分  
外埠每份另加郵費一分

本報分送

世界日報。世界晚報。世界叢報。三份收大洋一元  
。價廉物美。世罕其匹。願訂者。請直接向日報接洽。或函告。或電話通知均可。

本報徵求

本報徵求照片及小篇文章。酬例如左。  
(一)現金 每作自二角至五角。  
(二)贈報 贈本報及世界日報世界晚報。  
如有特別優異者。當另行議酬。不在此例。如欲寄回原件者。請於稿稿時。附登聲明。並請附寄郵票。無論登載與否。均可寄還。又寄稿時。務請開列姓名住址。以便致謝。

世界日報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廿五日 第四十八期



北京石馬路大馬路世界日報發行所

張聯桂悼亡長聯

(維德)

清太惠潤嘉蓮張聯桂。頗有才思。其題馬公祠一聯云。  
。一客臣去國。少帝憂塵。乾坤何等時。守此一片孤城。汗血難消。水碧。一井淚。騰波。崖門瀟浪。楚琴同哀。留得半耳靈犀。殘山猶帶宋家青。此聯已歸家人口。惟其悼亡長聯。則知者極少。前撰之。一聯天不縱。服藥不靈。自初以至垂危。持大十齋。全個院佛。未嘗半言及死。然則死後其所甘哉。十三年勤操中。一切米鹽錢帛。出入必計。區區必周。有題



左為北海夜景。施維君贈。右為上海雨夜之景。蔣蔭培君贈。



羅傑琛女士畫

右為陳延齡君所贈光華甲子同人書畫集之一。臨摹國畫承本扇畢業大與羅傑琛女士繪。

明。無福分。根發唐醫誤汝。實志長歸。親曉開掛掛塵封。是色是空。使我掛牌呼。負負。一葉子弗回。卷卷弗願。潮從前以眼現在。如草華影。如火石光。因欲自計求生。何乃生竟莫能得耶。八千里官遊他鄉。險阻備嘗。艱難備歷。多憂慮。少安居。那堪鬼魂個人。存聲水訣。看窗外虛轉月冷。徒悲徒惱。憑誰搔首問蒼蒼。

瑞士惠具利君畫



瑞士惠具利君所繪海舟。為北美甲子同人畫集之一。惠君曾遊東瀛數載。生平作品。多為震異所感。此幅其雄偉也。延齡畫。

驟瀾殞命記

朱慶調



某大爺。其先德威名。與王爺段虎。並為世人所稱。雖曾年鎮江南。虎龍歸蟠。固一時之有土將軍也。迨其富貴逼人。官居高位。營差缺者。多榮金大爺之門。煊赫之狀。一年前紅雲。無多謠焉。無何。巨流歸海。此賣魚伯理。(伯理理天德)從前道如孤者。於地下矣。大爺雖仍居軟紅十丈中。顧自熱熱而來。宿財門前之狀。非所堪堪。居恒抑鬱無歡。每於一榻橫陳之際。輒發世炎涼之嘆。久之。致患嗜血。垂涎以時。條忽數年。今春略起。賓客漸委。百計承歡。卒鮮樂感。或以地地為良之說。勸其適返何鄉。一省故家。亦氣一新。當獲珍也。大爺然之。歸未逾月。果沉河漸。並居京起。過午猶眠。在履履間。輒于晚風習習中。出門散步。晨光中人。能解病困。能功較參苓。也。一日清晨。信步田間。鄉農方事春耕。往來賦。狀殊忙迫。大爺顧而樂之。乃倚樹而立。以觀其狀。忽一獨具之。從從警。嗚斯其祥。疾馳而至。註是大爺之側。怒目視者久之。方驟避去。驟驟而前。十餘步下。驟驟而前。直注大爺之面。一箇無遺。家人奔至。驟已逸去無蹤。大爺耳鼻之間。已淋漓盡致。飽得此新鮮滋味矣。扶掖而歸。於途之餘。謂悲復作。且益沉頓。病中踴急。必欲得歸而甘心。家人見一同樣之驛代。乃命削其四足而後棄之。聊以洩怒。幾疑後。益疑鬼當在側。不可一日居。遂又扶病回京。竟致不起。說者謂有因果存焉。不然。何驟怒之深耶。

湯俊伯君畫



右武進湯俊伯君筆畫。為北美甲子同人畫集之一。湯君。謂之先生文孫。與謝道君同為謝道君。



許子瑞君贈

如此人生 (續) (神子)

(一)筆乘春秋編輯亡命

話說我之貴自八月中旬幹出那件千古未有的奇事後。一時川中輿論。都為這事。紛紛評論。自然有贊成的。也有攻擊的。不過四川的言論界。說來真可憐可嘆。不配說甚麼與自由。就是編輯先生執筆作此論的時候。瞻前顧後。那裏還敢指責軍閥的一點短處。稍一不慎。輕則坐監房三月。重就休想要命了。所以一般攻擊我之貴的輿論界。都是他實力所不逮。才敢放筆一罵。至於他勢力區域。你就沒想時一發見了。偏偏的這次在華之貴防區內。出了一位不怕官威風味的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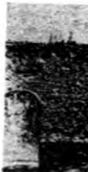
什利海景 (三)



楊善南君贈

你道此人是誰。原來此人姓方名毅。別署溫知。方毅在前清時。也曾奔走革命十餘年。甚老同盟會裏。他也當黨頭角。同四川一位革命家。在黃花園逃出命來的。與外號人時號柳板的荷格臣相善。荷格臣在四川也算首屈一指的軍人。他現在半鎮成都。手下的強兵勇將。到也不少。他因想把四川打成清一色。對於異己。時常存了排擠的念頭。所以他約了方毅。在重慶開設一家江聲日報。每月津貼兩千元。方毅名是江聲日報的社長。其實就是暗通消息的漢奸。他有了荷格臣作後台老板。自然不怕梁之貴的鐵嘴的酸語了。恰好有一天。方毅正從金沙崗一家紅姑娘屋裏。招待了荷格臣的一位代表回報報來。忽見自己當坐的棹上。放着溫州特約通信員的信件。他打開一看。題目標着幾個大字。寫着是。『別開主面之禁網足法』另外有幾個小題目是。『來時與興頭頭。去時哭喪哀哀。大河壩成了豆鼓作坊。小脚女變成了赤足大仙。』方毅看標的題目有趣。料想必是梁之貴又發生了甚麼新聞。於是。一氣讀完。才知道這事的形形色色。通信中約略了也幾幾句。說某鄉婦引誘足為大恥以致自縊的話。方毅便在稿後。更放大其詞。說。『某莊某姓婦女。跳河死了。又是某鄉富戶女。也因此事自縊。說來有名有姓。一共不下二十餘起。稿末又放了幾句大炮。甚麼請與論界一致主張公道。奉為這無辜死去的弱女一雪奇恥。他又題筆。洋洋灑灑作了一篇數千餘言的社論。把梁之貴罵成吃平民的虎狼。摧殘婦女的野獸。筆不加點的作用。心裏異常

梅蘭芳之木蘭從軍  
部留聲處也。嗚呼。由周至今。歲閱數千祀。其間萬象幻化。渺冥無跡。和玉猶矣。孔雀焚矣。蛇劍飛矣。風碑沒矣。雀觀成塵。而此扮裝。靈光燦然。不華不朽。永此終古。得非有神靈呵護耶。爰攝影以記其異云耳。 湯君識。



右為北京協和醫學校本年第三屆畢業生合影。畢業才三。人行畢業禮時。一人因病未到。右七人。右自右而左。第一行。魏濟時。陳鴻達。宋志望。第二行。章和明(美國人)。凌熾桓。李十偉。賈魁。朱季陶君贈。



梅蘭芳名劇。字蘭香。江蘇蘇州人。清光緒三十一年。初次獻藝。即博得都人士之讚賞。十九歲赴滬演戲。二十六歲。應日本東京帝國劇場之聘。二十九歲赴香港。於是名乃大振。而享中國劇界空前之盛譽矣。右為蘭芳演木蘭從軍。改扮小生之影。白景識